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 
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七寶鎮牛通鬧酒坊

詩曰： 秋月春風似水流，等閑白了少年頭。功名富貴今何在？好漢英雄共一丘！

對酒當歌須慷慨，逢場作樂任優遊。紅塵滾滾迷車馬，且向樽前一醉休。

這首詩，乃是達人看破世情，勸人不必要認真，樂得受用些春花秋月，消磨那些歲月光陰。不信，但看那岳元帥做到這等大官，一旦被秦檜所害，父子死於獄中。兀自不肯饒他，致使他一家離散，奔走天涯。倒不如周三畏、倪完二人棄職修行，飄然物外，閑話休說。

那王師婆跌倒地下，停了一會，爬起身來，對著李夫人道：「我方纔見一個神道，金盔金甲，手執鋼鞭，把我一推，我就昏昏的睡去了，不知神道怎麼樣去了。」夫人就將適來之事說了一遍。王師婆道：「夫人，小姐們，且請放心！吉人自有天相。我那裡隔壁有個靈感大王，最有靈驗。明日夫人們可到那裡去燒燒香，就許個願心，保佑保佑，決然無事的。」夫人賞了王師婆五錢銀子，王師婆叩謝辭別，自回去了。

夫人同著鞏氏夫人、銀瓶小姐正在疑疑惑惑，忽見岳雷、岳霆、岳霖、岳震，同著岳雲的兒子岳申、岳甫一齊走來。岳震道：「母親，今日是元宵佳節，怎不叫家人把燈來掛掛？到了晚間，母親好與嫂嫂、姐姐賞燈過節。」夫人道：「你這娃子一些事也不曉！你父親進京，叫了你哥哥同張將軍去，不知消息。前日張總兵去打聽，連他也沒有信息，還有甚麼心緒，看甚麼燈！」五公子聽了，就走過了一旁。二公子岳雷走上來道：「母親放心！待孩兒明日起身往臨安，到爹爹那裡討個信回來就是。」夫人道：「張總兵去了，尚無信息，你小小年紀，如何去得？」

當時夫人、公子五人在後堂閑講，祇見岳安上前稟道：「外面有個道人，說有機密大事，必要面見夫人。小人再三回他，他總不肯去，特來稟知。」夫人聽來，好生疑惑，就吩咐岳雷出去看來。岳雷到門首，見了道人問道：「師父何來？」道人也不答話，竟一直走進來。

到了大廳上，行了一個常禮，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二公子道：「弟子岳雷。」道人道：「岳飛元帥，是何稱呼？」岳雷道：「是家父。」道人道：「既是令尊，可以說得。我非別人，乃是大理寺正卿周三畏。因秦檜著我勸問令尊，必要謀陷令尊性命，故我掛冠逃走。後來祇令萬俟卨嚴刑拷打，令尊不肯招認。聞得有個總兵張保撞死在獄中。」講到了這一句，裡邊女眷，其時俱在屏門後聽著，洪氏心中先悲起來了。及至周三畏說到「去年臘月二□九日，岳元帥父子三人屈死在風波亭上」這一句，那些眾女眷好似猛然半天飛霹靂，滿門頭頂失三魂，一家男男女女盡皆痛哭起來！

周三畏道：「裡面夫人們，且慢高聲啼哭！我非為報信而來，乃是為存元帥後嗣而來。快快端正逃難！欽差不久便來拘拿眷屬，休被他一網打盡！貧道去了。」夫人們聽得，連忙一齊走出來道：「恩公慢行，待妾等拜謝。」夫人就同著一班公子跪下拜謝。周三畏也連忙跪下答拜了，起來道：「夫人不要錯了主意，快快打發公子們逃往他鄉，以存岳氏香火！貧道就此告別了！」公子們一齊送出大門，回至裡面痛哭。

夫人就叫媳婦到裡邊去，將人家所欠的賬目並眾家人們的身契盡行燒毀，對眾家人道：「我家大老爺已死，你們俱是外姓之人，何苦連累？著你們眾人趁早帶領家小，各自去投生罷！」說罷，又哭將起來。眾公子、媳婦、女兒並洪氏母子，一齊哭聲震天。那岳安、岳成、岳定、岳保四個老家人，對眾人道：「列位兄弟們，我們四人情願保夫人、小姐、公子們一同進京盡義。你們有願去者，早些講來；不願者，趁早投生。不要臨期懊悔，卻就遲了。」祇聽眾家人一齊道：「不必叮嚀，我等情願一同隨著進京去，任憑那奸賊要殺要剮，也不肯替老爺出醜的。」岳安道：「難得！難得！」便道：「夫人不必顧小人們，小人們都是情願與老爺爭光的。祇有一件大事未定，請大夫人先著那位公子逃往他方避難要緊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們雖是這樣講，叫我兒到何處安身？」岳安道：「老爺平日豈無一二好友？祇消夫人寫封書，打發那位公子去投奔他，豈有不留之理？」夫人哭叫岳雷：「你可去逃難罷！」岳雷道：「母親又叫別個兄弟去，孩兒願保母親進京。」岳安道：「公子不要推三阻四，須要速行！況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難道老爺有一百個公子，也都要被奸臣害了麼？須要走脫一兩位，後來也好收拾老爺的骸骨。若得報仇，也不枉了為人一世。太夫人快快寫起書來，待小人收拾些包裹銀兩，作速起身，休得誤了。」當時，岳安進去取了些碎銀子，連衣服打做一包，取件舊衣替公子換了。

夫人當即含淚修書一封，遞與岳雷道：「我兒，可將此書到寧夏，去投宗留守宗方；他念舊交，自然留你。你須要與父親爭氣，一路上須要小心！」公子無奈，拜辭了母親、嫂嫂，又別了眾兄弟、妹子，大家痛哭。眾公子送出大門，回進裡邊靜候聖旨，不提。

且說藕塘關牛皋的夫人所生一子，年已□五，取名牛通。生得身面俱黑，滿臉黃毛，連頭髮俱黃，故此人取他個綽號，叫做「金毛太歲」。生得來千斤膂力，身材雄偉。那日正月初□，正值金總兵生日，牛夫人就領了牛通來到後堂。牛夫人先拜過了姐夫、姐姐，然後命牛通來拜姨爹、姨母的壽。金爺就命他母子二人坐了，少停擺上家宴來，一同吃著慶春壽酒。

閑敘之間，金總兵道：「我看內侄年紀長成，武藝也將就看得過。近聞得岳元帥欽召進京，將帥印托付他父親掌管。賢內侄該到那邊走走，掙個出身。但是我昨日有細作來報，說是岳元帥被秦檜陷他謀反大罪，去年臘月二□九日已死於獄中。因未知真假，已命人又去打聽。待他回來，便知的實也。」牛夫人吃驚道：「呀！若是謀叛逆臣，必然抄盡殺絕，岳氏一門休矣！何不使牛通前往相州，叫他兒子到此避難，以留岳氏一脈？未知姐夫允否？」金總兵道：「此事甚好！且等探聽回來，果有此事，就著侄兒去便了。」牛夫人道：「姐夫差矣！相州離此八九百里，若等細作探回，豈不誤事？」牛通接口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事不宜遲，孩兒今日連夜往湯陰去，若是無事，祇算望望伯母。倘若有變，孩兒就接了岳家一個兄弟來，可不是好？」金節道：「也等明日準備行李馬匹，叫個家丁跟去方是。」牛通道：「姨爹，虧你做了官，也不曉事！這是偷雞盜狗的事，那要張皇？我這兩隻腳怕不會走路，要甚馬匹！」牛夫人喝道：「畜生！姨爹面前敢放肆大聲叫喊麼！就是明日著你去便了。」當時吃了一會酒，各自散去。

牛通回到書房，心中暗想：「急驚風，偏撞著慢郎中！倘若岳家兄弟俱被他們拿去，豈不絕了岳氏後代！」等到了黃昏時候，悄悄的收拾了一個小包裏背著，提了一條短棒，走出府門，對守門軍士道：「你可進去稟上老爺，說我去探個親眷，不久便回，夫人們不要掛念。」說罷，大踏步去了。那守門軍士那裡敢阻擋他，祇得進來稟知金總兵。金總兵忙與牛夫人說知，連忙端整些衣服銀兩，連夜著家人趕上，那裡趕得著，家人祇得回來復命，說：「不知從哪條路去了！」金節也祇得罷了。

那牛通曉行夜宿，一路問信來到湯陰。直至岳府，與門公說知，不等通報，竟望裡邊走。到大廳上，正值大夫人一家在廳上。牛通拜畢，通了姓名。

太夫人大哭道：「賢侄呀，難得你來望我！你伯父與大哥被奸臣所害，俱死在獄中了！」牛通道：「老伯母不要啼哭！我母親因為有細作探知此事，放心不下，叫侄兒來接一位兄弟，到我那邊去避難。大哥既死，快叫二兄弟來同我去，倘聖旨一到，就不能走脫了！」夫人道：「你二兄弟已往寧夏，投宗公子去了。」牛通道：「老伯母不該叫兄弟到那裡去，這邊路程遙遠，那裡放心得下！不知二兄弟幾時出門的？」夫人道：「是今日早上去的。」牛通道：「這還不打緊，侄兒走得快，待侄兒去趕著他，就同他到藕塘關去，小侄也不回來了。」說罷，就辭別了夫人。出府門來，問眾家人道：「二公子往那一條路去的？」家人道：「望東去的。」牛通聽了，竟也投東追趕，不提。

且說那欽差馮忠、馮孝，帶了校尉離了臨安，望相州一路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了湯陰岳府門首，傳令把岳府團團圍住，岳安慌忙

稟知夫人。夫人正待出來接旨，那張保的兒子張英，年紀雖祇得三四歲，生得身長力大，滿身盡是疙瘩，有名的叫做「花斑小豹」，上前對夫人道：「夫人且慢，待我去問個明白了來。」就幾步走到門口。

那些校尉亂嘈嘈的，正要打進來。張英大喝一聲：「住著！」這一聲，猶如半天中起了個霹靂，嚇得眾人俱住了手。馮忠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張英道：「我乃馬前張保之子張英便是！若犯了我的性，莫說你這幾個毛賊，就是二三千兵馬，也不是我的心事！但可惜我家太老爺一門俱是忠孝之人，不肯壞了名節，故來問你一聲。」馮忠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但不知張掌家有何話說？」張英道：「你們此來，我明知是奸臣差你們來拿捉家屬，但不知你們要文拿呢，還是要武拿？」馮忠道：「文拿便怎麼？武拿又怎麼？」張英道：「若是文拿，祇許一人進府，將聖旨開讀，整備車馬，候俺家太夫人、夫人及小人等一門家屬起身。若說武拿，定然用囚車鑿鑿，我卻先把你這幾個狗頭活活打死，然後自上臨安面聖，隨你主意，有不怕死的就來！」說罷，就在旁邊取過一根門閂，有一二尺粗細，向膝蓋上這一曲，曲成兩段，怒衝衝的立住在門中間。眾人吃了一嚇！俱吐出了舌頭縮不進去。馮忠看來不搭對，便道：「張掌家息怒！我們不過奉公差遣，祇要有人進京去便罷了！難道有甚麼冤仇麼？相煩張掌家進去稟知夫人，出來接旨。我們一面著人到地方官處，叫他整備車馬便了。」

張英聽了，就將斷門丟在一邊，轉身入內，將欵差的話稟明夫人。夫人道：「也難得他們肯用情，可端正三百兩銀子與他。我們也多帶幾百兩，一路去好做盤纏。」夫人出來接了聖旨，到廳上開讀過了，將家中收拾一番，府門內外重重封鎖。一門老少共有三百多人，一齊起程。那湯陰縣官將封皮把岳府府門封好。看那些老少鄉民，男男女女，哭送之聲，驚天動地！岳氏一家家屬自此日進京，不知死活存亡？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二公子岳雷離了湯陰，一路上淒淒涼涼。一日，行到一個村坊上，地名七寶鎮，甚是熱鬧。岳雷走進一個店中坐定，小二就上來問道：「客人還是待客，還是自飲？」岳雷道：「我是過路的，胡亂吃一碗就去，有飯索性拿一碗來，一總算賬。」那小二應聲：「曉得！」就去暖了一壺酒來，擺上幾色菜，連飯一總搬來放在桌子上。公子獨自一個吃得飽了，走到櫃上，打開銀包，放在櫃上，叫聲：「店家，該多少，你自稱去！」主人家取過一錠銀子要夾。不想對門門首站著一個人，看見岳雷年紀幼小，身上雖不甚華麗，卻也齊整，將這二三兩銀子攤在柜上，就心裡想道：「這後生是不慣出門的，若是路近還好，若是路遠，前途去，豈不要把性命送了！」岳雷還了酒飯錢，收了銀包，背了包裹將行。

卻見對門那個人走上前來，叫聲：「客官且慢行！在下就住在前面，轉彎幾步就是。乞到小莊奉茶，有言語相告。」岳雷抬頭一看，但見那人生得面如炭火，細目長眉，頰下微微幾根鬚鬚，身上穿得十分齊整，即忙答道：「小子前途有事，容他日來領教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小客人！這位員外是此地有名的財主，最是好客的，到他府上去講講不妨。」岳雷道：「祇是不當輕造！」員外道：「好說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在下就此引道。」

當時員外在前，岳雷在後，走過七寶鎮，轉彎來到了一所大莊院，一同進了莊門。到得大廳上，岳雷把包裹放下，上前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員外便問：「仁兄貴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今欲何往？」岳雷答道：「小子姓張名龍，湯陰人氏，要往寧夏探親。不敢動問員外尊姓貴表？有何見諭？」員外道：「在下姓韓名起龍，就在此七寶鎮居住。方纔見仁兄露了財帛，恐到前途去被人暗算，故此相招。適聞仁兄貴處湯陰，可曉得岳元帥家的消息麼？」岳雷見問，便答道：「小子乃寒素之家，與帥府不相聞問，不知甚麼消息？」一面說，不覺眼中流下淚來。起龍見了，便道：「仁兄不必瞞我！若與岳家有甚瓜葛，但請放心！當年我父親曾為宗留守裨將，失機犯事，幸得岳元帥援救。今已亡過三年，再三遺囑，休忘了元帥恩德！你看，上面供的，不是岳元帥的長生祿位麼？」岳雷抬頭一看，果然供的是岳公牌位，連忙立起身來道：「待小子拜了先父牌位，然後奉告。」起龍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二公子了！」岳雷拜罷起來，講過姓名，又說：「周三畏來報信，家父、大兄與張將軍盡喪於奸臣之手，又來捉拿家屬，為此逃難出來。」言畢，放聲大哭。起龍咬牙大怒道：「公子且不要悲傷！如今不必往寧夏去，且在我莊上居住，打聽京中消息再處。」岳雷道：「既承盛情，敢不如命！欲與員外結為兄弟，未知允否？」起龍大喜道：「正欲如此，不敢啟齒。」當時員外叫莊丁殺雞宰肉，點起香燭，兩人結為異姓弟兄。收拾書房，留岳二公子住上，不表。

且說牛通追趕岳雷，兩三日不曾住腳。趕到一個鎮上，跑得餓了，看見一座酒店，便走將進來，坐在一副座頭上，拍著桌子亂喊。小二連忙上前陪著笑臉，問道：「小爺吃些甚麼？」牛通道：「你這個狗頭！你店中賣的甚麼？反來問我？」小二道：「不是呀！小爺喜吃甚的，問問方好拿來。」牛通道：「揀可口的便拿來，管甚麼！」小二出來，祇揀大魚大肉好酒送來。牛通本是餓了，一上手吃個精光。再叫小二去添來，又吃了兩碗，肚中已是挺飽，抹抹嘴，立起身來，背著包裹，提著短棒，往外就走。小二上前攔住道：「小爺會了鈔好去。」牛通道：「太歲爺因趕兄弟，不曾帶得銀子。權記一回帳，轉來還你罷！」小二道：「我又不認得你，怎麼說要轉來還我？快快拿出來！」牛通道：「偏要轉來還你，你怎奈何了我！若惹得我小爺性起，把你這鳥店打得粉碎。」店主人聽得，便走來說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！吃了人家東西不還錢，還要撒野！快拿出銀子來便罷，牙縫內迸半個『不』字，連筋都抽斷你的！」

牛通罵道：「老奴才！我偏沒有銀子，看你怎樣抽我的筋。」店人大怒，一掌打去。牛通動也不動，反哈哈大笑起來：「你這樣氣力，好像幾日不曾吃飯的，祇當替我拍灰。」店主人愈加大怒，再一拳，早把自己的手打得生疼。便吆呼走堂的、燒火的，眾人一齊上前，拳頭巴掌，乒乓劈拍，亂打將來。牛通祇是不動，笑道：「太歲爺趕路辛苦，正待要人捶背。你們重重的捶，若是輕了，惱起太歲爺的性子，叫你這班狗頭一個個看打！」那些走堂、火工並小二，也有手打痛的，也有腳踢腫的。

正在無法可處，祇見二三個家丁，簇擁著一位員外坐在馬上，正從店門口經過。店主人看見了，便走出店來，叫聲：「員外來得正好，請住馬！」員外把馬勒住，問道：「你們為何將這個人亂打？」店人道：「他吃了酒飯不肯還錢，反要在此撒野，把家伙打壞。小人領的是員外的本錢，故請員外看看。」員外聽了一番言語，就下馬走進店來，喝道：「你這人吃了酒飯不還錢，反在此行兇，是何道理？」牛通道：「扯淡！又不曾吃你的，幹你鳥事？」員外大怒，喝令眾人：「與我打這廝！」二三個家丁聽了主人之命，七手八腳一齊上前。牛通將右手一格，跌了六七個；左手一格，又倒了三四個。員外見了，太陽中直噴出火星，自己走上前來，將牛通一連七八拳。卻不知這些拳頭那裡在他心上。打得有些不耐煩了，攔腰的將員外抱住，走到店門首望街上一丟道：「這樣膿包，也要來打人！」員外爬起來，指著牛通道：「叫你不要慌！」家丁簇擁著望西去了。牛通哈哈大笑，背了包裹，提了短棒，出了店門大踏步竟走了。店家打又打他不過，也不敢來追。

牛通走不到二三個人家門面，橫巷裡胡風唳哨，撞出四五個人來，手中各執棍棒，叫道：「黃毛小賊！今番走到那裡去！」牛通舉目一看，為頭這人卻是方纔馬上這位員外，手中拿著兩條竹節鋼鞭。牛通挺起短棒，正待上前廝打，不期兩邊家人丟下兩條板凳來。牛通一腳踹著，絆了一跌，眾人上前按住，用繩索捆了。員外道：「且帶他到莊上去，細細的拷問他。」正是：饒君縱有千斤力，難免今朝一旦災。不知員外將牛通捉去怎生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